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雅觀樓

第二回 費家子跳離義學館 尤老實喜得錢家婿

說這費家小兒，名人才，在義學讀書二載，只讀過《三字經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大學》、《白文尚書》未終篇。八歲入義學，把一堂學生，都遭他帶壞。不但頑皮第一，還叫同窗小兒家去偷錢，他代買耍貨、吃物，於中取利。或踢球、跳繩、跌三星、打牆進種種弄錢，誘引花消。每每敗露，人家鬧到塾中。先生幾次要逐出門牆，念其寡母在堂，勉強二載。今聞附從錢宅，喜得冤家離眼，深為錢小官慮。業已事成，聽之而已。這費人才到館，書不會讀，自不必言。引人花消，故態仍是不改，較在義學尤甚。錢觀保始而怕進書房，今遇費家兒，竟寸步不離館地。若互相砥礪讀書，豈不是件美事。無如專聽費家兒引誘之言，隨便說件東西，即刻就要錢買。稍一輾轉間，放賴打滾，哭僵過去。賴氏恐他因氣染疾，一說便依。還要費哥哥去買，他才歡喜。凡有耍貨，無不買到。雖上書房，竟終日在戲房一般。先生自忖道：「我年逾六旬，在學多年，處館多年，此館如何教法。父母姑息如此，功課不嚴，師之咎也。意在辭館別圖。光陰迅速，又到次年，他處又無館地，只得來冷坐。」

一日，先生叫世英來：「我問你說，你家請我來教你讀書，你尚聰明，非費生可比，可以讀書上進做官，豈不榮宗耀祖，連我面上已有光輝。」觀保說：「先生，我家銀子多，將來買個老爺做罷。這書苦苦惱惱，讀他勿的。」先生點點頭，微笑說：「罷了。」又叫費人才說：「世英可以讀書，他不肯讀。你實不能讀，終日引世英皮頑，不是長久之計。你也要認得幾個字？會寫幾個字，將來學個生意，也可以養老母。」這費人才說：「我會弄人錢，何愁母親沒飯吃。」先生亦點點頭，暗說：「罷了。兩徒如此，此館不能教。明年無地，亦不能在此。」次年先生辭館，錢是命依賴氏言，說「小兒十歲外，再請先生，功課從嚴。這八九十三歲，聽他隨意讀書。」先生唯唯，暗忖道：「如此慣法，到十一歲，便尼山設教，已化裁不來，敷衍三載，再作別圖。」到三年，是錢觀保十歲。賴氏說：「罷罷，小孩子養到十歲，生日已該代他做做，下個長壽麵，辦幾席酒，請些親友來熱鬧一天。」錢是命一說即行。到日不過幾家親眷，並無朋友，只有個尤姓字實夫，為人樸實，人遂呼他老實，生有一男一女。男年十九，女十歲，與錢是命有通家之好。觀保生日，尤奶奶帶小女鳳姑來拜壽，留子在家看門。尤大娘雖年近五旬，十分俏麗。鳳姑更算件尤物，生得乖巧伶俐，有幾分姿色。錢是命一見便喜。賴氏心已喜他，當日事過，次日賴氏同夫計議，說：「尤家小女，好個乖巧女孩子，喜得，已是十歲，若配我家觀保，到也門戶相當。」錢是命道：「我也有此意。從古無對面說親之理，須憑媒氏撮合。伊家允了，擇吉下個求書，也要通知親友，此為一人一生之大事也。」於是央媒，一說即成。那知尤奶奶亦有此意，看定錢觀保，欲做女婿。故此媒人無多話說，專候擇吉起紅，俟五六年後，再行擇吉議娶。漸交臘月，先生決意辭館歸家，錢亦不留。錢是命思量，兒子已大，須請位舉人進士為師，自然兒子有用。這五年的先生，不過是個老秀才，他的火候已退了，因慕名請一位新中舉人。他以為：「舉人濫不濟事，教人進個學，唾手可得，諒不難也。」這一日，舉人進館，與前監師大不相同。室則張燈結綵，席則海錯山珍，邀兩位在癢朋友作陪。當日到館，不過派些功課。到了次日，進館先背書。觀保死記背去，費人才連字尚認不得。先生說：「世英敷衍皆得，明日不准死記，如違定責。費生全不能讀，去年先生如何教法？」觀保說：「我們讀書，是如意辦，這書房人叫做個如意館。」先生說：「我來教書，是不能如意辦的。」觀保聞說，心裡暗忖道：「這個老兒頂火呢，我會賴在家中不來看，他能進來拿我。」有了這下流心肺，他一溜煙就走家去。先生著館童喊他進館，賴氏反代他說謊，說：「官官有些肚疼。」並喊費相公進去和他玩耍。這孝廉做諸生時，未教過這宗紈袴館，對此不覺難過，他便引經書兩句，說是「教不嚴，師之惰，我豈可無功食祿，坐享脩脯乎。明日將樸作教刑，略施夏楚之威，反其驕傲之習。」次日，兩生進館，先生先欲責觀保不稟明逃學之過，要責十下。這觀保從出娘胎肚，連重話沒人敢向他說句。從前塾師是說明，不加樸責，隨他高興讀的。今日平空如聞霹靂，不覺放聲大哭，就地一路十八滾。其實未曾打一下，他就喊出：「救命，打死人」的刁話。賴氏在內聽見，嚇得魂不附體，跑到書房，就將觀保抱家去。乖乖兒子叫了有幾百遍。先生沒趣，連早飯已不暇吃，就到薦館人家，一一說知。薦館人說：「他家原是嬌生慣養，不能照資格規矩，我去會錢某，代足下申明，明日仍進館，敷衍終局可也。」其人向錢說「令郎不受師教。」之意，錢百般陪小心，要求先生慢慢化導他，自行登門叩請，因而進館，聽錢費二子如意上學，自己轉可用會試功夫，希冀釋禍，免作活孫王也。又糊混個月，到底於心不安。一日，二子偶到書齋，先生說：「你們久不讀書，我在此已無益。爾等玩興已該稍減。今不教爾等讀書，出一對與二子屬之，直作閒玩可也。」觀保欣然。師出「映雪」二字。「向曾與爾等，講日記故事說過。」觀保隨即對「貪花」。先生欣然，認作對「探花」二字。隨說「我再續上幾字與爾對。」遂作「映雪曾經千萬卷」句。觀保道：「有了，『貪花不滿三十歲』。」先生不悅，恨聲道：「平仄不諧尚是小病，語太不吉祥，如何出口作此語也。」問費生：「對有麼？」掙了半日，只說「開花」二字。問能接下去否？他便隨口說：「開花沖了一人家。」先生大恨一聲，說每況愈下，嗚呼難矣。二子須要讀書，變化氣質，不可流於輕薄，貽祖父憂也。」觀保口雖不言，心裡暗笑。說：「好肉頭話，我們還是同費哥哥街上閒耍去好。」一溜煙同出了書房，不知鬧到何處去了。豈知人越大玩頭越甚，凡一切玩笑之事，費人才無不引觀保入局。漸漸由門戶到上街，教場看把戲、西洋景、擲糖、趕羊、吃茶、跌成無一不為，每日都要帶幾百文出去，回來總有東西到家。賴氏反喜得兒子有伴，出去玩有照應，可以放心。還要叫裁縫，代觀保做身新衣服。他丈人家有個大生日，是他舅子二十歲。從小在他家玩，如今做了親，豈有不到之理。這邊賴氏要打發兒子拜壽，尤奶奶在家已與尤老實議道：「我家大學生本月二十歲，也該請錢奶奶來玩一天。去年觀保十歲，我家擾他一天。如今做了親，兼可就此接女婿上門，嗣後也好來往。」尤老實說：「言之極是，免不得備個與金名帖，到錢家具請他們。」一處忙出門，一處忙生日，約有幾日。閒中且將尤老實兒子，略敘幾句。

這尤家子，名樂山，字靜峰，從小刁鑽情性，曾讀書，勉強完篇。現隨波○縣府試人。因他狡猾，呼他為尤進縫。他到了這天生日，錢氏一門都到。錢觀保一見了尤進縫，如半天見月一般，就拉住尤進縫不放手，就要同他上街玩耍散心。尤奶奶暗喜，心裡說「姑爺同我家兒子自幼這般相好，將來我家兒子不愁沒事拉扯。」到晚席散，觀保還叮囑「尤哥哥，明日到我家去。」從此尤進縫不時到觀保家來，與費人才合同一氣，只糊弄觀保一人。敘他兩人家世，在《封神演義》中是封王兩個臣子，一名費仲，一名尤渾，卻是他家始祖。真乃遙遙華胄，誰想於百年後，子孫同人錢門。此是書中閒話。

不覺一歲將終，先生解館，公車北上。錢是命向賴氏說：「尤親家兒子，縣考復試，我親見團案上，每次取在第一，不知大案怎麼就低了。他不知新例照報，名冊寫草案。」意在請他代館，兒子不致荒廢。賴氏聞說：「此舉甚善，明日同尤親家說知，早晚即可請進館。」只因尤進縫此番進門代館，有分教：

錢家氣運應當敗，狼狽為奸鬼在門。
畢竟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